

# 义工陪上庭 小证人别怕

当孩童天真无邪的欢笑声在严肃冰冷的法庭内传开，这样的撞击，往往都是单纯幼小的心灵在受到创伤后所带来的。未上小学的孩子被传召出庭供证时，他们必须离开家人，独自面对主控官及被告的代表律师一再盘问、得应付陌生环境带来的压力、回想案发经过所面对的恐惧，回答控辩双方重复的问题……这时身边能有个人陪伴就是心中的“定心丸”。看似毫无畏惧的青少年，无论是冷酷的“手机族”，是意见很多的“话痨群”，又或是总想拍摄动态上传社交媒体的“网络人”，当供证时仍会再度被揭开伤疤，赤裸裸地面对心中的创伤。当他失控落泪时，身边有人递张纸巾，便成了他们的“暖被”。无论是“定心丸”或是“暖被”，这群陪在弱势证人身边的就是来自新加坡儿童会的志愿者。本期《说法识法》采访两名资深志愿者，进一步了解他们在法庭上所扮演的角色。

新加坡儿童会和国家法院合作，于1988年推行弱势证人援助计划（Vulnerable Witness Support Programme），目的是为必须出庭供证的弱势群体提供援助。家事法院于2016年加入该计划。

新加坡儿童会学生服务中心总监翁慧萍受询时告诉《联合早报》，该计划目前共有19名志愿者，年龄介于28岁至77岁。志愿者一旦加入计划，就必须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，投入一年时间，每年得至少协助处理三至四起案件。

负责案件的主控官或调查官一般会让父母或监护人知道这项计划，看他们是否需要志愿者陪同孩子出庭供证。

所谓弱势证人指的是18岁以下的孩子、智力在18岁以下的成人、目睹性侵或暴力行为而受精神创伤的成人，或超过65岁的年长人士。

## 家事法院须义工陪同案件逐年上升

家事法院发言人说，2019年共有12起案件通过该计划请志愿者帮忙，去年有39起，今年截至8月31日已有44起。

至于国家法院，发言人表示，2014年至2020年，共48起案件需要志愿者的协助。

现年70岁的退休人士萨拉沙（Sarasa Seshadri）自1986年起加入新加坡儿童会，是该协会第一批志愿者之一，至今仍非常活跃。

她说，当年翻阅报纸时，得知新加坡儿童会正在招志愿者，她便主动联系表示有意加入。即便事后她找到一份幼教的工作，仍坚持做义工。

萨拉沙接触的弱势证人，一般上都是18岁以下的孩子，主要负责陪同他们出庭供证，给予



70岁的退休人士萨拉沙是新加坡儿童会第一批志愿者之一。（受访者提供）



郑琇璟2004年参加弱势证人援助计划，至今已陪同超过30名证人出庭供证。（受访者提供）

精神上的支持。除了到国家法院供证，也有陪同孩子到家事法院供证的案列。她至今已陪同至少50名证人出庭供证。

萨拉沙说，疫情前，他们接到案子后会先做家访，告诉孩子和家长供证当天须注意的事项，也借此机会跟孩子建立友好关系。

她说：“上庭是件令人倍感压力的事，我们会在一旁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支持。”

## 避免证人回想起案件 义工交代“在外头当做不认识我”

其实，陪同孩子出庭供证也有许多限制，为了不影响孩子的想法，志愿者不得与孩子讨论案情，不能协助他们回答问题，只能在一旁陪伴。

基本上，志愿者与孩子之间的互动仅限于法庭内，午餐时间便会把孩子交给调查官或是陪同

孩子到法庭的监护人或家长，由他们带孩子去吃午餐，之后再带回法庭继续供证。

萨拉沙说：“供证结束后，我会告诉孩子，若在外头遇上，可以当做不认识我。我不希望他们因为我想起那些案件。”

等待出庭供证的时间非常漫长，陪同申请者出庭供证，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证人房内等待申请者被传召。

曾是幼教老师的萨拉沙，早前会准备故事书，在等待的时候给孩子阅读。她也曾碰过有准备玩具的法庭，她就会陪孩子玩玩具，或是跟他们一起画画等。

另一名志愿者郑琇璟（65岁）说：“我还曾经在法庭内跟孩子玩捉迷藏。”

两名志愿者都说，有时甚至会玩得忘了来法庭是为了什么，“但这样也好，孩子才不会有压力或害怕”。

郑琇璟说，若是碰到青少年，他们一般都会自己刷手机或是玩手机游戏，那她就会给他们空间，偶尔关心两句，确保他们没事。

但她也指出，在庭上供证时，一般会出现情绪失控的证人，也都是这些表面淡定的青少年。

“尤其当案件跟家人有关，他们会认为是自己的错，而在庭上崩溃。”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志愿者会紧握他们的手，让他们知道“你不是一个人面对”，如果有需要，也会帮忙提出休庭的要求，让他们能有时间缓和情绪。

## 志愿者庭上吸收新知 学会“少说多听”

目前仍有工作的郑琇璟无私地把业余时间都用来做义工，目前是多个团体的志愿者。

2004年，郑琇璟在一次机缘巧合下得知弱势证人援助计划，便决定参加，至今已陪同超过30名证人出庭供证。

郑琇璟说，供证当天的流程，一般是在开审

前先带孩子到法庭内参观，了解审讯流程及注意事项，轮到孩子出庭供证时，她就坐在一旁陪着。

这些年来，郑琇璟也看到法庭不同的一面，从中有所收获。她举例，若是遇上年幼的孩子供证，法庭会用玩具让孩子叙述事件的发生，有时

孩子的回答会让她学到不少。她曾从一名供证的孩子口中知道，原来学校会教他们何谓“友善的接触”，了解哪些举动是“过界了”。

萨拉沙则说，身为家长一般上都要孩子听她的，但当志愿者的经历让她学习到很多与孩子沟通的方式，学会“少说、多听”。

